

香港传真

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

No.2001-9

2001年3月28日

第三条道路去哪里？

（香港）晓晓¹

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横扫全球。英美两国，保守党、共和党连选连任，撒切尔和里根成了民族英雄，风光了一届又一届。接下来，中国改革，东欧倒戈，苏联解体，西方冷战胜利，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把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到沸腾的顶点。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有意思的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先从欧洲充分就业的福利天堂溢出来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强烈冲击福利国家，高税收、高福利难以为继。近年来，发达国家工会、妇女、环保等各种组织的反全球化抗议示威此起彼伏。欧洲学者相继抛出《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陷阱》、《全球化危机》等宏篇巨著，大声疾呼全球化的负面影响。² 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发誓，继续探索超越资本主义

¹ 本文原为《第三条道路》一书的读书笔记，后参阅其它文献，重新改写成文。

² 1991~1998年，（法）阿尔贝尔著《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瓦解

和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号称是布莱尔的精神导师，1998~1999年连续出版《超越左右》和《第三条道路》两本书，从政治哲学的高度，对当代的主义之争展开广泛探讨。³ 作为一名长期批评资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吉登斯驳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反对哈耶克的市场至上和个人至上，惊呼全球化浪潮，正把我们带入一个“充满错位和不确定的世界，一个‘失去控制的世界’”。⁴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崔健的一句歌词，反映出探索者的心态。

（一）阶级斗争熄天论

首先，最直接、最主要的挑战是阶级阵线模糊了。

民主选举夺取政权，最重要的是编织什么样的执政纲领可以赢得多数选票。1951年，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创建“社会主义者国际”，自信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统一中，找到了一条既不同于美国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议会斗争，福利国家，公费医疗，全民教育，企业国有化，工人参加管理，工党、社会民主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嫡系传人。

之后，展开的是欧洲、日本强调集体主义的资本主义与美国强调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杨祖功等翻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998年，（德）马丁、舒曼合著《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惊呼资本的全球流动将使西欧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难以为继（张世鹏等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999年，（德）贝克在《全球化危机》一书中，居然提出“欧洲的巴西化”前景（孙治本翻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

³ 李惠斌、杨雪冬翻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郑经国翻译：《第三条路：社会民主的更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郑戈翻译的版本：《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本文引用《第三条路》依据较早的台湾译本。

⁴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第3页。

不曾想，几十年时间过去，英国工党应当代表的劳动人民越来越少了。“由于蓝领工人人数的急剧减少，以往一直作为投票和政治关系之基础的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戏剧性变化”。⁵ 其中，最戏剧性的变化是妇女就业大幅度增加。妇女就业通常是“半边天”——part time，或者是阶段性的，并且具有阶级地位不固定的显著特点。今天当保姆明天当秘书；只要有大款出钱追捧，三陪小姐与大红大紫的歌星仅有一步之遥；港台影星无论多么清纯，都要经过三级片的洗礼……年轻人就业具备类似的特征。在中关村资本和高科技的催化下，虽然不可能人人一夜变成“知本家”，中六合彩式的暴富经历，只要有真实的一、两例，已经足以激动千百万颗年轻的心了。更何况不信这个信什么呢？君不见，“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美元计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涉及到贸易和其它实质性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和套利交易构成的。”⁶ 商品经济，市场调节。调节的结果是95%的钱用在不劳而获的赌博上，不劳而获当然成为时代风尚。有这么多钱、这么多人在堂而皇之的改革开放现代化高科技地赌博，当然炒互联网炒“.com”炒IT可以暴富，炒股票炒期货炒外汇可以暴富，贪污受贿走私骗税可以暴富，杀人越货抢银行乱集资可以暴富，凭什么指责人家《上海宝贝》不偷不抢，“用身体写作”也可以暴富呢？只要想开了，思想解放了，笑贫不笑娼了，放下身段浑不吝了，阶级就再不是不可逾越的台阶。所以，调查表明，“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是受阶级立场影响最小的一群人”。⁷ 糟糕的是，这“一群人”是一大群人。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找不到北了。“社会民主党派不再拥有一个可以为它们提供稳定支持的‘阶级集团’。由于它们无法依赖自己以前的阶级认同，因此不得不寻找与社会和文化上更具多样性的环境相

⁵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22页。

⁶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166页。

⁷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24页。

调适的新的社会认同。”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多样性的环境”呢？“在1994年的英国，有32%的新生儿是婚姻关系之外诞生的。在意大利，这一比率是7%，在法国是35%，在丹麦是47%，而在瑞典则达到50%。”⁹五年以后，“1999年在瑞典、挪威及爱沙尼亚等国家，一半以上的新生儿均属婚外生子。在冰岛，几乎三分之二的新生儿均为婚外性行为的结晶，丹麦与法国婚外生子的比率也高达40%”。¹⁰这种社会现象蕴含着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过去是当婊子还要立牌坊；如今是不当婊子不好意思。这不，眼看着一半多的孩子非婚生；婚生的那不到一半，又有几家父母的婚姻能够维持到白头偕老？再过几年，谁家里有亲爹，一定是和人类长尾巴一样稀罕的返祖现象了。

面对这些有娘没爹的新人类，“新的社会认同”从何而来呢？

新工党赢得的压倒性多数票是一场积极的、专业化的竞选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利用了美国人开发出来的传媒技术。人们普遍认为新工党的根基是一种传媒导向型政治，并认为它正在创造一种“设计者的社会主义”。“个人形象、象征性舞台、声音的感染力、视觉效果”所起的作用大于“争论中的问题、论证方式、施政纲领以及对竞选承诺的评估。”¹¹

（二）激进的保守主义

《第三条道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一针见血。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极端激进：市场机制放之四海皆准，任何政府干预只能带来寻租活动，

⁸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24~25页。

⁹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100页。

¹⁰ 欧盟15国婚外生子的平均比率为四分之一（“欧洲婚外生子情况严重”，《参考消息》2000年8月16日，第6版）。

¹¹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175页。

导致效益损失；一方面又极端保守：“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应当在家庭和民族认同的边界上嘎然而止”。¹² 80年代，寻租理论风靡一时。经济学家们故意避开日本、南韩，挑选印度、埃及等发展不好的发展中国家，不辞劳苦地计算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益损失，个个总额成百上千亿美元，令人先震惊而后猛醒。不知为什么，美国不让中国民工去打工，从未有人计算过这项政府干预的效益损失？如今中国民工打零工，每天十几个小时工作，工资15元人民币，不到两美元。美国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每小时5.15美元。按1比8.3的汇率算，中国民工劳累一整天，只是美国一小时最低工资的三分之一；哪怕都按每天工作八小时说话，中国民工日工资只是美国最低工资的不到4.5%！换言之，如果其它岗位的工资差距比例相同，美国全国95%以上的工资，都是政府干预人民自由选择工作而造成的“租金”。多少钱？4~5万亿美元，是四、五个中国GNP的总合。¹³ 其实不算也知道，世界上最大的一项“寻租”活动，莫过于发达国家阻止发展中国家人民自由选择工作了。¹⁴

新自由主义痛恨政府干预；自由选择工作属于基本人权。尽管为了“人权高于主权”，西方列强可以发动战争；尽管许多企业家冒着风险雇佣便宜的非法劳工；尽管人蛇们演出非法移民的惨剧一幕又一幕，惨绝人寰；适度开放边界，允许发展中国家人民到发达国家打工，从来就是根本不能讨论的题目。念过经济学课程的人都知道，教授们经常在黑板上，“劳动”、“资本”两条曲线一画就开讲。劳动和资本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谈什么市场

¹²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15~20页。

¹³ 1996年，美国个人收入64495亿美元，其中工资收入36301亿美元（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8》，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第697页）。

¹⁴ 据英国《经济学家》1994年第1期，“第三世界国家劳动力的成本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的3%，发达国家平均工资每小时18美元，第三世界国家0.5美元”（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289页）。

经济，说什么全球经济一体化？

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在《第三条道路》们也是不言自明的天经地义：“在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或者力量”。¹⁵ 这些权力或者力量显然不是自由选择的市场机制，要维护的首先是本民族的利益。因为许多被新人类云遮雾障的老问题，远没有成为历史遗迹：

“在美国，1980~1990 年期间产生的收入中有 60%集中在占人口 1%的少数人手中，而占 25%的最贫困的人口的收入在 30 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英国，“收入最高的劳动者与收入最低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至少 50 年以来的最高值。虽然从实际生活水平上看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处境都比 20 年以前有所改善，但是，最穷的 10%人口却发现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了。”¹⁶

收入如此不均，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民不造反？就是因为中国民工十几个小时劳动工资不到两美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此之谓也。香港收入再不均，老百姓生活得比大陆好；中国大陆再不抵，老百姓觉得比印度强；印度再不抵，又比非洲好……到了没得比的非洲，就只剩杀人造反一条道路了。1994 年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一次杀人一百万。全世界有几个人知道，几个人关心？整个有娘没爹的新人类，关心的是莱温斯基·莫尼卡的性命运。

当今世界日生活费低于两美元的人口近 30 亿。有这 30 亿人垫底，发达国家那点穷人怎么会造反呢？相反，如果真的是市场经济，允许劳动力要素像资本要素一样全球化流动，天文数字的“租金”顷刻化为乌有。全球消费者又能从这项基本人权的实现中得到多大的福利？用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经济逻辑，衡量禁止劳动力流动的现实，什么政府最

¹⁵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 16 页。

¹⁶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 118 页。美国 26.1%的财富集中在 10%的最富者手中，10%的最贫困者只占有 1.7%的财富（“全球状况论坛报告指出：全球化带来边缘化和贫富差别”，《参考消息》2000 年 8 月 31 日，第 3 版）。

小化，国家虚拟化，全球一体化，岂不压根就是用来蒙人的吗？¹⁷

（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

1996~1999年，仅仅三年时间，香港最低收入的20万户与最高收入的20万户，收入差距从13倍扩大到23倍。¹⁸倘若香港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社会，分配如此不均，恐怕李柱铭可以率领穷苦百姓冲进李嘉城的豪宅了。老百姓不愿意跟着李柱铭折腾，是因为有13亿更贫困的大陆表叔垫底，是因为可以到大陆上等华人一般买房置地逛窑子包二奶。不仅如此，滥觞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贫富不均，经过全球一体化这么一“化”，就有了一个60亿人口的大排污池——大便拉在澡盆里，谁也不堪忍受；到大海里去拉屎撒尿，还不一定喂肥了哪条鱼哩。

按理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另一部分人没富起来或者相对穷下去，在语意上本来是对称的。但是，只要参与的人群不断扩大，原来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不能忍受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就可以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人群的卷入，逐渐外部化，演化成多样化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斗争，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斗争，乃至最原始的人类与自然界的斗争。如今，全世界有八亿人在挨饿，每年因为饥饿而死亡（包括饥饿带来的疾病死亡）的人数上千万。¹⁹到一些人民活不下去了的时候，各种形式的暴力行动自然发生。1945年以来，全世界各地各种局部冲突死亡人数五千多万，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²⁰遗憾的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以后，穷人反对富人的暴力革命，都不是发生在生产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远甚于

¹⁷ Richard Rosecrance, 李振昌翻译：《虚拟国家——新世纪的财富与权力》，台湾联经出版社2000。

¹⁸ 周华：“香港贫富差距四年扩大十倍”，《北京青年报》2000年9月20日，第19版。

¹⁹ “全球有八亿人在挨饿”，《经济日报》2000年9月26日，第7版。

²⁰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156页。

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1960~1990年，世界人口中20%富裕人口与20%贫困人口的收入差距从30倍扩大到60倍。²¹结果是“在富裕国家，五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不到5%，在贫穷国家高达50%的儿童吃不饱饭。”²²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生产力发展得生产关系容纳不下了，才爆发革命。革命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为了这个普遍真理，当年生产力落后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还在望眼欲穿地期盼欧洲爆发真正大工业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时人们没有想到，普遍真理在资本流动、劳动力不流动的制度安排下，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可以通过向落后国家的转移而大大缓解。结果是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气定神闲，长命百岁；落后国家各种类型的暴力革命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而且是生产力越落后越革命。一战结束产生社会主义苏联，二战结束产生社会主义阵营，都不是先进生产力充分发达的结果。生产关系容纳不下生产力发展的革命理论，在社会实践中转化成谁活不下去谁造反。革命发生在落后国家，成为必然的历史现象。

（四）资本流动更上一层楼

劳动与资本，同为市场经济两大要素，待遇却有天壤之别。一个不许流动到了天经地义的程度，甚至连提出讨论的心情都没有；一个允许流动到了天经地义的程度，想上哪里上哪里，而且要高科技光速24小时连轴转，大流而特流。《第三条道路》抱怨道：“在许多贸易仍保持着区域性的同时，在金融市场的层面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完全全球化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由于市场基本教义论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它已经被迫从国内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层次上称王称霸”。为什

²¹ 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第16页。

²² 孙屹：“向贫困开战需要全球共同合作”，《经济日报》2000年9月14日，第7版。

么呢？资本流动更上了一层楼：

最重要的变化是日益在即时交易的基础之上进行运转的世界金融市场作用的扩大。货币兑换交易中的日周转额已逾万亿元……“分离资金”（disconnected capital）——由社会机构进行管理的资金——与其它形式的资金相比，从全世界范围来统计、自1970年起增长了1100个百分点。以1996年7月计，单是那些本部在美国的机构投资者们就掌握了11.1兆美元的资产。²³

今天资本流动的货币交易，95%是不劳而获的投机赌博，是发达国家玩的高科技。通过赌博再来一道财富分配，确保发达国家越发达，发展中国家永远在发展中。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次颇有说服力的实践。²⁴金融危机玩得大发了，连索罗斯都心跳。于是，《第三条道路》心诚意切地劝人们拿出个办法来，让资本流动细水长流，不要大进大出，横冲直撞。²⁵目的是想把劳动与资本一个能流、一个不能流，资本~富人向发达国家集中、蓝领~穷人向发展中国家集中的格局合理化、制度化，长治久安。

（五）谁家的“第三条道路”？

长治久安什么呢？发展中国家蓝领干活，发达国家白领耍钱。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相应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也转移过去了。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的社会动乱，印度尼西亚对华人的暴力洗劫，南韩的工潮，表现出经

²³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166、35页。

²⁴ 粤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香港青文书屋2000。

²⁵ 吉登斯提出的办法里包括索罗斯的提议，欧元和美元结合成一种稳定的设置。当然没提日元、港元，更没有人民币的份儿（《第三条路》第168页）。

济高速增长掩盖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就业在不劳而获的高科技赌博服务行业。²⁶ 这里用得上“梯度理论”了。越往世界的边缘，斗争的性质越原始、越简单——为吃饱肚子而奋斗；越往世界的中心去，越是脱离直接生产劳动，蓝领越少，不劳而获的赌博越多，钱来得越容易，人生奋斗的目标反而不清楚了。

发达国家富裕到了“后物质主义”时代，“随着社会的日趋繁荣，经济成就和经济增长的价值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光彩照人了。自我表现和对有意义的工作的渴望已经取代了经济收入的最大化。”²⁷ 物质极大丰富，个人极大发展，几乎就是马克思憧憬的共产主义。这时，不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熄灭了，左派和右派之分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政治越来越多地由非政府组织（NGO）来实现，1998年，绿党在11个欧洲国家的国会拥有了席位……

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就是全球化、个人生活中的各种改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²⁸

纵观全书，虽然看不清楚什么是第三条道路，探索者的出发点肯定是善良的。²⁹ 吉登斯反复强调：“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依然有许多

²⁶ “美国的国内生产毛额中有70%是服务业，制造业只有18%。”“在整体就业比例中，较不需要技术的工作，像是推销员、传令员、清洁工与农场工人，从1959年的47%减少到1995年的36%。同时高层次的工作，像是督导人员、工艺技师、技术人员、行政人员、警察、消防员、经理和专业人员，从53%增加到64%”（Rosecrance:《虚拟国家》第2、103页）。

²⁷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23页。

²⁸ 吉登斯：《第三条路》第73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²⁹ 吉登斯在《超越左与右》中明确写道：“今天，我们必须与天命论决裂，不论它采用的是什么方式。我们不接受资本主义孕育着社会主义的观点，也不接受有可以拯救我们的

马克思提出过的破坏性后果，包括居于主导地位的增长伦理观、普遍的商品化以及经济的两极分化。”“毕竟现在还是阶级社会”。所以，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仍然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随着苏联的解体，许多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集中精力来保护遇到压力的福利国家”。“在许多国家，残存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保护福利国家免遭新自由主义者的攻击上。”³⁰

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第三条道路的探索，经常有些令人倍感亲切而又陌生的文字。不忍心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与马克思主义无缘。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主义。溯本求源，滥觞于英国阶级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的亲女婿拉法格、李卜克内西等传承下来，经过不断修正，立地生根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既然有了四年一度的民主选举，既然选民的多数是劳动人民，抛头洒血的武装斗争成为舍近求远，通过选举就能夺取政权，改造社会。英国工党和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大多属于这个脉络，在实践中取得极大成功：组织强大的工会，通过民主选举和议会斗争夺取政权，推行社会保障、公费医疗和全民教育，实行大规模的企业国有化，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不断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带薪休假，等等。“结果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再叫做资本主义。”³¹

历史能动者的观点，不论它是无产阶级还是其他阶级的，更不接受‘历史’有任何必然方向的观点。我们必须承认风险就是风险”（第 262 页）。吉登斯的未来是不确定性和“四组全球性的邪恶”——经济的两极分化、对民主权力的否定、生态的威胁和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四者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因此没有必然出路。风险就是风险。那理论是干什么的呢？洋洋洒洒《第三条道路》为哪般？

³⁰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导论，以及第 11~17 页。

³¹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第 75 页。英国电力、海外航空、煤炭、钢铁、铁路、公用事业、海外电讯、石油等产业都曾经国有，20%以上的劳动力曾经在国有化产业工作（耶金·斯坦尼斯罗合著，段宏等翻译：《制高点——重建现代世界的政府与市场之争》，外文出版社 2000，第 26~27 页）。1965~1985 年，国有企业在美国以外的世界 200 家最大企业的比例（不包括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从 10%上升到 20%。截至 1986 年，名列 1993 年世界最大 100 家企业的 42 家欧洲企业里，国有企业有 19 家。其中 11 家德国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支左翼，由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着分出来，顺着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波尔布特，一路向东方落后国家传过去。越往东，先进生产力越不发达。党外的阶级斗争越激烈、越残酷；党内的路线斗争越激烈、越残酷。夺取政权一个比一个难，改造社会一个比一个更彻底。根据前文越过不下去越革命的道理，越往东的马克思主义就越“左”。一直到中国改革，东欧倒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柏林墙一倒，两大阵营对垒找不着战壕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人权地球村。在和平发展的玫瑰色雾霭里，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歧路重逢，恍如隔世，是敌是友还是化敌为友？在美帝独霸的全球一体化巨大压力下，颇有些一笑泯恩仇，值得叫一声“同志哥”的亲情了。

千万要警惕的是，和美国新自由主义一样，欧洲《第三条道路》有关社会进步方向的探讨，闭口不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闭口不谈发达国家人口的中产阶级化，是资本全球流动和劳动力不能跨国流动的结果；闭口不谈福利国家的福利，来源于对全球资源不成比例的超额利用，来源于对发展中国家人民先是殖民奴役、后是贩卖奴隶、如今是跨国公司剥削。³² 譬如，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33%的全球国民收入，75%的全球贸易。“美国境外至少有2500万人在为美国公司工作”。³³

企业四家国有和一家部分国有（奔驰、大众、Viag、Preussag 和 Friedrich-Krupp）；八家法国企业六家国有和一家政府控股，（Elf-Aquitaine、雷诺、阿尔斯通、Usinor-Sacilor、Rhone-Poulenc、Saint-Gobain 和 Total）；五家英国企业两家国有（英国石油和英国宇航）；四家意大利企业三家国有（IRI、ENI 和 Feruzzi 和 Finanziaria）；两家西班牙企业两家国有（INI 和 Tulder）（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第31~32页）。德国法律规定在大公司实行共同管理制度，“公司监事会的组成，一半是股东，另一半是雇员代表”（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第2页）。

³² 对此，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一书，用大量翔实的数据和材料给出充分论证。

³³ “全球化小资料”，《参考消息》2000年8月23日，第16版。

《第三条道路》里的“我们”，显然不包括我们这些出国公干时常被人怀疑有“移民倾向”的人群。在蓝领很多、穷人很多的国家，虽然“包二奶”已经成为举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养家糊口仍然是普通老百姓作人做事之第一要务。大多数人民毕竟没有许多高质量的闲暇，繁殖出足够数量有娘没爹、灵魂高科技到非要追求第三条道路的新人类。欧洲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的确的确是吃饱了撑的道路，还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然而，云里雾里，总是有一个“幽灵”在徘徊：如今人家要沿着第三条道路继续前进，我们脚下这条路正在走的路，究竟算是第几条道路，通向哪里？

随着发达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按说发达国家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势必相应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强化发展中国家的第二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世界太大了。就这点蓝领工人，哪怕同时带来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仍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求之不得，要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经过激烈竞争，才可能争取得到。以1999年为例，全世界一万亿美元跨国直接投资，美国自己一家拿回去三分之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近水楼台，流去900亿；亚洲1060亿，中东欧210亿，整个诺大非洲只争取到90亿，占不到1%。³⁴ 中国风景这边独好。不算台湾、香港、澳门，只大陆这一块，“九五”期间五年时间累计利用外资2800亿美元。从1993年开始，大陆连续七年引进外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连续六年世界排名第二。“截至1999年底，外商投资企业吸收就业的人数超过两千万人，约占全国城镇劳动力的10%。如果加上为外商投资企业配套或提供各种服务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了。”³⁵

³⁴ 任振强：“一万亿直接投资流入各国”，《经济日报》2000年10月3日，第4版。

³⁵ 李争平、苏民：“五年吸引外资2800亿美元带来了什么？”，《经济日报》2000年9月28日，第1版。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伙同这么多美元蜂拥而至的外国资本家，创造就业的同义语是剥削更多工人的剩余价值。³⁶ 究竟谁养活谁，本来是共产党动员人民造反有理的第一课。可是，非洲吸引不到外资，吸引不到随资本而来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没有人来剥削，日子反而过不下去。如今，“世界上 225 个最富有的人财产总额达一万亿美元；而世界上最贫寒的 25 亿居民一年收入也不过一万亿美元。”³⁷ 世界真的是不公平，不合理；资本流动、劳动力不流动的安排真的是不公平，不合理。无可奈何的是，有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争抢外资——争着抢着受剥削，发达国家硬是始终没有爆发革命。“世界最富的 20 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是世界最穷的 20 个国家平均收入的 37 倍，在过去 40 年里这一差距扩大了一倍。”³⁸ 虽然说是“人权高于主权”，贫穷国家穷死人、饿死人，却是发达国家从来不干涉的内政。一个国家只能管好国家内部自己的事，我们能干的只是继续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使中国不要沦落成为世界最穷的 20 个国家之一——革命将在那里爆发，改造世界的希望在那里。

（六）信仰的困惑

困扰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西方发达国家四年一次民主选举，面临的头号问题是选票从哪里来，政党究竟代表哪些阶级的利益。静态地看，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应该不复杂，穷人总是大多数。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同义语，自然是主要代表穷人的利益。可是，自从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问题不一样了：得罪了富人，外资不来，内资跑掉。多年来，珠江三角洲打工族出现不少问题，受骗上当，拖欠工资，工伤事故，人身虐

³⁶ 据香港《信报财经周刊》1994 年第 4 期计算，“美国近年在亚洲的投资回收率超过 23%，为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回收率的两倍”（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第 271 页）。

³⁷ “全球化小资料”，《参考消息》2000 年 8 月 23 日，第 16 版。

³⁸ 孙屹：“向贫困开战需要全球共同合作”，《经济日报》2000 年 9 月 14 日，第 7 版。

待，残废的，炸死的，烧死的……在这一带，可以说哪里有重大事故发生，哪里就有不幸民工的尸体。媒体报道了不少。但是，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落实不下去。工会、妇联不能组织——没组织还让老板炒鱿鱼呢。外地民工里大量党员、团员，20年时间过去，硬是找不到途径和方式与当地党、团组织接头联系。听起来不可思异，难道“向钱看”看得共产党都不认共产党了？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东莞来这一套，我外资就上惠州、汕头了；你广东来这一套，我外资就上浙江、江苏了。投资环境不好，外资、内资话都不用说，撒丫子就跑——用脚投票。这年头，到底是谁求谁呢？

西欧社会民主党苦心经营的福利国家难以为继，是因为资本全球流动。英国、德国工资高福利好抽税重，资本就上中国了。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把几千万民工都高标准地社会保障起来，外国资本不复来，国内资本会跑掉，跑到求资若渴、劳动力更便宜、更没有社会保障的印度、东南亚、非洲。³⁹ 实践检验真理的结果是，改革开放20多年了，珠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村民工打工已经打到第二代了，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没有权利在当地成家立业，基本公民权益缺乏法律保护。⁴⁰ 80年代初，月工资300~400元；到如今换了新千年、新世纪，还是300~400元，甚至更低。20年时间里，工业产值两位数字增长，国民经济翻了两番，两代民工名义工资不涨，甚至稳中有降，应当打破世界工业化史的吉尼斯纪录了。在这个奇迹的基础上，又有什么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呢？⁴¹

³⁹ 美国学者有消息说，资本主义四百年，全世界“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可能还不到50%。换言之，有的是比我们更便宜的劳动力（沃勒斯坦，路爱国、丁洪全翻译：《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8页）。

⁴⁰ 诸多大城市限制外地民工的就业种类越来越多，为典型一例。北京市以某证不全为由，大规模搜捕集中拘禁押解民工返乡，为典型一例。

⁴¹ 2001年春节刚过，媒体再次惊呼，广东省多来了50多万完全没有就业线索的民工。农村涌出越来越多的民工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显然不支持工资上升。邓英淘们提出在西部全力发展石油化工军工等重工业。重工业生产与东南沿海简单劳动密集型的轻型出口加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与“创造良好的剥削环境”，逻辑上区分起来，并非十分容易。市场经济，资本、劳动两大要素，拿劳动吸引资本，当然是劳动质量越高、价格越低越好。换言之，人民文化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低，组织保障程度越差，资本越高兴。广东外来民工是“农村知识青年进城打工”，普及教育平均水平高于广东当地居民和全国居民，集中了全国各地农村青年的精华，所以港台外资格外高兴。麻烦的是这些劳动力曾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不一定读过《资本论》原著，却不难从切身经历了解压低工资、延长工时、汲取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外来民工的工资被尽可能压低到回家不干了的边缘，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抢劫、绑票港台老板的案件时有发生。还是为了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当地政府大大加强公安警力，严厉打击犯罪，特别严厉打击有组织的黑社会。⁴²

除了硕大无朋的市场前景，中国大陆凭什么吸引如许多外资？比起也在千方百计吸引外资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东欧转轨国家，中国的优势肯定不在法制健全，说穿了是法制不健全，小劳大获、不劳而获的机会多多。一方面是法制不健全，尤其是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制不健全；一方面是劳动力文化程度高而收入低。两个方面都是资本、特别是那些希望小劳大获、不劳而获的资本求之不得的。在两个方向上持续努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中国共产党究竟如何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在共产党的天下重提阶级利益，问题今非昔比，不像旧社会那般直截了当。譬如，珠江三角洲的阶级矛盾，不像旧社会那样，本村的张姓地主剥削本村的张姓农民，而是外资企业和当地同姓居民集体剥削外地

工工业完全不同，需要熟练的产业工人，需要城市化。西北的土地开发，具有规模经济的前景。西部工农产业两个方面的发展和大规模城市化，可以安置大批劳动力，组织人口迁移，缓解东南沿海简单劳动的市场竞争，民工名义工资不涨的奇迹可以改变（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1）。

⁴² 广东外来农民工联合课题组：“精英移民与新兴大城市战略——广东省外来民工调研报告”，《参阅文稿》No.95-4。

民工。⁴³ 当地居民之间虽然也有两极分化，却都是地主，与地租有关的行业几乎全为当地居民垄断，包括开商店旅馆、办餐饮桑拿，当警察保安，外地民工往往轮不上。两眼一摸黑，人生地不熟，今天来了明天走，怎么能当警察呢？按一般的道理，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结构发展下去，一定是当地居民与外来民工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不一样的地方是，外地民工在打工的地方，除了出卖劳动力，的确一无所有；但家里还有块地，并非彻底的无产阶级——实在不愿意忍受剥削，还可以回家种地。各种现代交通工具过度竞争，使民工往返流动的成本大大降低。在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大多数民工没有就地安家立业的预期。不就是打几年工，挣点钱回家，又不是一辈子在这里当牛作马，犯得上造反革命改造人家的社会吗？⁴⁴

再譬如，大陆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近两千万。同时，直接入市的股民就有 5~6 千万。⁴⁵ 假设参与炒股的多为城市居民，已经是一半多到三分之二的城市家庭参与炒股，当上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股东。这里面有多少“下岗工人~资本家”或者“职员~资本家”，不得而知。股市上通常是少数大户兴风作浪，作多作空，把散户的钱席卷而去；但一般股民盼望股市上升，盼望分红增加，盼望不劳而获的心情是一致的。这就像香港房价高得离谱，一半居民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倘若真要关心穷人，降低房价，那已经高价买了房的一半居民首先大哗。结果，媒体舆

⁴³ 连坚持集体经济的典型——河南省的南街村都大量雇佣外地廉价民工。

⁴⁴ 少数民工成为工厂的业务骨干；有的通过买房，也能成为当地居民。多数民工寄钱回家。东莞一个县级市，每年就有上百亿现金从邮局汇出。一些民工攒钱回家办企业、开饭馆，改变家乡面貌，更是各种媒体津津乐道的典型。但是，这种典型案例再多，面对广东省两代民工名义工资不涨的事实，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⁴⁵ 到 2000 年 10 月，中国大陆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 5582.31 万户。另有 10 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21 只规范后的证券投资基金（吴晓求：“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00 年第 1 期，第 6 页）。

论被地产巨商所牵制，⁴⁶ 多年来始终处在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抱怨房价离谱，工薪阶层“供楼”周期越来越长，很多穷人买不起房子；⁴⁷ 一方面又为房价继续上涨拍手称快，把房价、股市上扬当成香港经济复苏、繁荣的标志，用来衡量特区政府“一国两制”的政绩。

现实困惑的长期积累，酿成严重的信仰危机。2000 年大闹法轮功之际，中央电视台请来国家一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班长现身说法。老人家饱经战火硝烟的清癯面孔，朝鲜文字的英雄证书，色彩斑斓的战斗勋章，令人扼腕感慨：这样铁打的老英雄也信了法轮功，究竟是谁的错？法轮功之反动、之浅薄，只要翻几页李洪志的书就能一目了然。不能一目了然的是，浮浅的胡言乱语居然有那许多人追随。一些老干部革命了一辈子，凭“真善忍”几个字就归依了邪教，说明假冒伪劣的文化冲击多么猛烈，信仰的迷失和对信仰的渴望到了何等干渴的程度。从理论上探索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路，又一次来到迫在眉睫的历史关头。

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东拉西扯，让人找不着北；《超越左与右》更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在概念上，哲学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老保守主义、中间道路的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右派、新左翼、中左偏右、中右偏左……各种贴标签式的概念多如牛毛，充斥全书。作者拿这些外延内涵不清的标签概念交叉重叠，兴高采烈地拼凑出许多二级组合，诸如“包含激进主义的保守主义”、“退出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太过保守以致成为激进！”“太过激进以致成为保守！”简直成了绕口令。在内容上，社会福利、生产效率、阶级和阶级分化、就业与失业、消费与匮乏、富裕与贫穷、婚姻与家庭、妇女就

⁴⁶ 香港报纸过去敢骂英女皇，现在敢骂共产党，唯独不敢骂李嘉诚。道理很简单，香港报纸过度竞争，全靠地产广告维持。只要长江实业旗下以及朋友们的地产广告一减少，报社马上关门。这就是市场经济里的新闻自由。

⁴⁷ 1985 年，一套 50 平方米的住宅，相当于港人八年的平均工资；1994 年，上升为 23 年。十年时间不到，房价相对港人工资已经上涨了两倍多（陈文鸿、朱文辉：“九七前后两岸三地经济整合”，《广角镜》1996 年第五期）。

业、资源枯竭、生态恶化、疾病、医疗保健、人口繁殖、老龄化、荷尔蒙、基因工程、儿童权益、性骚扰、交通事故、社会道德、民间暴力、战争威胁……所有人类社会问题应有尽有，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在逻辑上，一方面斩钉截铁，强调“已经变得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左派和右派使用了许多共同的原始材料”，因此，“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一方面含糊其辞，继续使用这些约定成俗的“陈词滥调”表述重大结论。一头说，在充分就业的福利社会，“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再叫资本主义”；一头说，“中国转而引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开启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⁴⁸ 概念、内容、逻辑三个层面的混乱搅和成一锅粥，却硬撑起一副胸有成竹的大师嘴脸，使吉登斯的“名著”似是而非，难以卒读。能看得清楚的有两条：第一，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在对美国新自由主义说“不”。顺着市场至上、个人至上的全球化一路走下去，欧洲福利国家国将不国。第二，简单回到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圆满解答新问题，需要理论创新。⁴⁹

思想逻辑的混乱纠缠，政治哲学的痛苦挣扎，是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不甘沉沦美国新自由主义，继续第三条道路探索的顽强表现。吉登斯左右不是的不知所云，居然造成偌大影响，成为英国工党竞选中煽情的亮点。不清不楚就敢妄称“布莱尔主义”，不明不白就大言不惭“重塑英国”，反映出欧洲发达国家信仰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对信仰的强烈渴望。⁵⁰ 吉登斯自己没有看明白的是，英国工党的胜利，15个欧洲联盟国家13个

⁴⁸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第75、25和68页。

⁴⁹ 吉登斯反复强调：“福利国家在过去是作为‘阶级妥协’或‘和解’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改变”（《超越左与右》第17页）。新的探索“试图超越老式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三条路》第29页）。

⁵⁰ 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王振华、刘绯、陈志瑞：《重塑英国：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社会民主党掌权，共产党和绿党加入联合政府，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抗议运动，形成“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⁵¹ 表现出的是广大民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继续前进的道义支持。

《第三条道路》们的努力，再次证明《历史没有句号》。全球化“促使世界更高程度的财富分配的两极化。因此，目前的国际环境是社会不断分崩离析的条件。”⁵² 如今，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路，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西方马克思主义继续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对东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实践中而且从理论上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哪怕从困惑中走出，势必要经过一段不那么成熟完美的探讨过程），是一个积极的正面的鼓励。

⁵¹ 林致良：“欧洲激进左翼一瞥”，（台湾）《左翼》2000年第12号，第8~11页。

⁵² 卫建林：《历史没有句号》绪论扉页。